

喜 剧 集

如此爱情

安徽人民出版社

如此爱情

安徽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汪 洋
封面设计 宋子龙
封面题字 孟凡清

如此爱情

汪永言等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省六安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125 字数: 191,000 印数: 8,000

1980年8月第1版

1980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02·848

定价: 0.70元

目 录

如此爱情 (讽刺剧).....	汪永言(1)
十万火急 (小戏曲).....	俞锦元(28)
同志,快开锁! (独幕话剧).....	杨树德 陈亦兵 王洪全(42)
“奇老师”上任 (黄梅戏).....	项光荣(68)
并蒂花开 (庐剧).....	蒋克俭 丁以才(86)
鸡冠花开 (泗州戏).....	张长维 朱士贵 许成章(112)
归队 (黄梅戏).....	吴朝友(129)
知了声声 (小戏曲).....	赵清贤(153)
请师傅 (黄梅戏).....	廖善友(174)
节育新花 (小戏曲).....	张阜文(193)
俩夫妻 (黄梅戏).....	刘云程(212)
枫林皓月 (京剧).....	李国楨(229)
能大嫂 (黄梅戏).....	史培发(261)
男婚女嫁 (扬剧).....	宣 谨(281)
妯娌俩 (小戏曲).....	汪永言(300)

如此爱情

(讽刺剧)

汪永言

时 间 草长莺飞的三月。

地 点 淮北某县县直机关。

人 物 石 岩 县剧团编剧。

尤可风 县工业局职工，官称尤局长。

李大嫂 工人，工业局局长的妻子。

秦小屏 桃花岭公社广播站播音员。

布 景 电话室外，有一花圃，花枝招展。室内里间，可见尤可风床铺，衣箱上放有厚厚的几本书，外间窗下，置有条凳，桌上放有电话机，地上杯盘狼藉，有煞风景。

幕 启 乐曲声中，石岩——年虽不足三十，却没有青年人的朝气；衣衫不整，略显呆滞；但是，他决不是个呆瓜——拿一纸由里间走出；尤可风——油头粉面，衣衫齐整；这位三十五岁的人，看上去倒象二十几岁的青年——拿朵玫瑰花随后，边闻边上。

尤可风 好香，好香呵！（向石岩）哎，作家！——

石 岩 （一本正经地）我只是剧团的编剧，称不上作家；你就叫我石岩吧！

尤可风 岂敢，岂敢！——

（唱）多亏你老兄有才华，
求爱信，你替我写得真不差；
才七天，秦小屏就把回信寄，
信封里还夹着这朵玫瑰花！

石 岩 据我理解，那就是秦小屏对你求爱的答复吧！

尤可风 我只不过把她看作是一条还未上钩的小鱼！哎，作家，你还得替我写第二封！

石 岩 （不乐意地）呵？……尤局长，我可没有那个本事！你那头封信，是我找别人替你写的，可你现在还沾着我，我……

尤可风 （央求地）哎哎哎，你老兄还要帮兄弟最后一次忙罗！作家，你放心！俺不会亏待你的！喏，（取瓶装酒）洋河大麴，（亮烧鸡）符离集烧鸡！这是对你的奖赏！

石 岩 （厌恶地）我不爱那一套！

尤可风 （递烟）那就来一支“大中华”？

石 岩 我没有那种习惯！

尤可风 （旁白）这家伙真是书迂子，呆头鹅！（对石岩）作家，秦小屏的回信，你刚看过。就请大笔一挥，把我对她的爱恋，写得再火热一些，把我要求见面的愿望，写得再动听一些，把我盼望早日订婚的心情，写得再急烧一些！把你——

石 岩 我怎么着？

尤可风 咳！只要我和秦小屏一结婚，我就把你尊为月老，一定厚礼拜谢！

石 岩 哦！（感到莫大耻辱）算算算！是我同情你三十几岁打光棍，还没找到如意夫人，才找人帮你写封情书，我可决没有想在你身上捞什么油水啊！

尤可风 （竖拇指）高，高，风格真高！好，那就请你这回亲手替我写吧！

石 岩 别的事，我好替你干；这谈恋爱，我可不能越俎代庖，你可以多看几遍小屏的回信，顺着她的意思写写就行了！

尤可风 这……（旁白）上了一年小学，常常偷鸡摸狗，斗大的字，不识一箩；前几年，跟着头头们打砸抄抢，哪有心思学写文章。（对石岩）作家，小屏的字，龙飞凤舞，实在难认！

石 岩 你不认识？我再给你念上一遍。（拿纸欲念）

尤可风 （阻止）哎哎，作家，我这肚子里有多少墨水，你还能不知道？

石 岩 哦？这……

尤可风 （双手摇着石岩）帮我写嘛，我最最尊敬的作家！

石 岩 我不能替你写！

尤可风 当真不写？

石 岩 当真！

尤可风 果然？

石 岩 果然！

尤可风 哦？你不写，我就——（噢通一声，跪在石岩面前）

石 岩 （见状急拉，尤可风不起）哎呀呀，你……你呀！……

（唱）只说是早早脱身早干净，

谁知道丝瓜秧缠上葡萄藤。
他那里噗通一声跪在地，
水泥地怕要砸个大窟窿。
“局长”的架子全放下，
我对他又是气味又同情。
求爱信到底替他写不写？
真叫我左右为难实在头疼。

尤可风 作家！——

〔唱〕几年来恋爱我谈了十几次，
一次一次都谈崩。
我今年已经三十五，
你怎忍心看我孤零零？
秦小屏是桃花岭公社的播音员，
说起话要比唱歌还好听；
个头儿不高不矮人才出众，
能说会写是个高中毕业生。
多少人都向她求爱，
一个个面条子打鼓没回声。
头封信掐来一朵花，
二封信才能牢牢拴住秦小屏。
倘若你答应替写还作罢，
要不然我碰墙投井不愿生！

〔尤可风爬起，假装出门投井，石岩惊慌拦阻。〕

石 岩 哎哎哎！尤可风，你——

尤可风 作家，你再不答应，我就——〔作碰墙状〕

石 岩 〔无可奈何地〕唉，只此一回，下不为例！

尤可风 说写就写!

石 岩 我马上回家去写!

〔石岩出屋欲走。〕

〔李大嫂——四十七八岁的人了，依然是走路咚咚响，说起话粗喉咙大嗓门——上场与石岩相撞，碰着了李大嫂的头。〕

李大嫂 (捂头)咳哟，咳哟……

(唱)哪一个不长眼睛的把我碰?

碰得我眼冒金花头发懵。

石 岩 (呆立愧意地)哦!我……

李大嫂 (扭着石岩的耳朵走了几步)你呀!——

(唱)你碰人为啥不吭气?

我问你耳朵可觉疼?

尤可风 李大嫂，他是……

李大嫂 (唱)他就是龙子龙孙也不饶，

还不抬起头来我看个清!

石 岩 (唯命是从地抬起头来)哎，哎……

李大嫂 (一惊)呵，是你? (转为笑容)

(唱)原来是山上滚石石打石，

石作家老实得全县出了名!

石 岩 (认不得地)你是……

尤可风 她是我们李局长的夫人，李大嫂!

石 岩 哎，哎，对不起局长——哎，李大嫂!

〔石立正站好，来个九十度鞠躬。〕

李大嫂 (笑)算了，算了!——

(唱)你不要拾个草棒当了针(真)，

我不过说句玩话你鞠啥躬?

石 岩 李大嫂，你真的不痛啦？

李大嫂 真的！这一碰倒是好事。要不，都住在一个县城，我知道你，你却不认识我，要不是这次“碰头会”哇，怕咱们一辈子连句话也说不起哩！

石 岩 李大嫂，你真会说话！

李大嫂 哎，石岩，你是怎么认识我们这位（指尤可风）宝贝“局长”的？

石 岩 哎，哎，七天前，一个偶然的会，就象咱们——

李大嫂 “碰头会”？

石 岩 不，不……

李大嫂 看你一个作家，连句话也不会说。不会就算了。石岩，你是想当月老红媒吧？

石 岩 （不知如何回答）不不！我……

李大嫂 他想托你在剧团找一个漂漂亮亮的女演员，是吧？

尤可风 不，不！李大嫂，我是抱定主意：当一辈子和尚！

石 岩 哎，哎，李大嫂，你们说话，我回去了。（欲下，摸耳朵，旁白）好险哪！（下）

李大嫂 我说尤局长啦，你真要打一辈子光棍？

尤可风 嗨嗨……李大嫂，你怎么也喊我尤局长呵？

李大嫂 怎么？造反的那一阵子，你死活白赖的，自封为工业局副局长，虽然窝儿还没捂热就垮台了，但总归是出过几天风头。怎么了，别人叫得，我就叫不得？

尤可风 哪里，哪里！过去就象做梦似的，可现在——

李大嫂 现在谁不知道，你是咱工业局的“民办局长”！

尤可风 李大嫂，你……

李大嫂 哎，小尤啦，你今年都三十好几的人啦，自己又懒又

馋，还不正干，连个对象也找不着；我问你，难道你就不发愁吗？

尤可风 唉，怎么不愁呢！我巴不得今天就——

李大嫂 就去当和尚？

尤可风 不！我巴不得马上就能对上一个！

李大嫂 你呀，做梦娶媳妇，想得倒美！——

（唱）撒泡尿权当镜子照照你那个样，

反穿皮袄你装的什么羊（佯）？

干工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也不知上班时你往哪里藏？

叫你给食堂买菜你尽错帐，

看电话你和总机吵得倒海又翻江！

工业局成了你的大客店，

哪一天不过夜半你不进房；

对同志不说老实话，

扯谎造谣你挺在行！

成天价头发梳得光溜溜，

你不务正业专串女人行。

我要是个大闺女，

（夹白）凭你这德性呀！——

俺宁愿八辈子守空房！

尤可风 （不服气地旁白）狗咬耗子，真是多管闲事！（对李大嫂）嘿，……好汉无好妻，赖人娶花枝。说不定我还能碰上个年轻貌美的“七仙女”哩！

李大嫂 果真是那样，连俺这当邻居的，都甘愿杀猪宰羊敬老天！

尤可风 你？（欲发火又止）……

李大嫂 我打电话！

尤可风 我打开水！喂！（提水瓶下）

李大嫂 （摸电话机）喂，你是总机？……是白玲？对，是我。我要桃花岭公社广播站，找秦小屏。什么，占线？（欲放电话）呵，……你问我和她什么关系？咳！是我家老李在桃花岭蹲点，和这个秦小屏拐弯抹角地叙上个姨表妹。对，可惜我对这个姨表妹还不相识呢！咳，我这个姨表妹可有点不象话，她谈了个对象，就是我们农机厂的革新迷小彭。可是她，不久前招了工，便把人家小彭给扔掉了！……为啥？听说，她嫌小彭没有钱，没有地位，肚里没有墨水，不是大学生！她说找个工人划不来！可小彭太痴心啦，今天一大早就托我打电话叫秦小屏来一趟。……什么，你该下班了？哦，桃花岭公社还占着线？……嗯，好，我回头再来打。

〔放下电话机子。〕

〔李大嫂欲下，尤可风提水瓶上。〕

李大嫂 尤局长，打扰你啦！（下）

尤可风 （对着李大嫂背影）呸！我尤可风找不到老婆？你就等着瞧吧！（电话铃响）对不起，我真没工夫接你呐！（高兴地）等明天一早，我带着石作家替我写的第二封求爱信，带着礼物，大摇大摆地到秦小屏家去作客！……（电话铃又响）响吧，响吧，反正这个时候，秦小屏是不会给我来电话的！……（陶醉地）啊！——只要和秦小屏登了记，结了婚，生米做成熟饭，哼！我就再不怕你们

揭我的老底罗！（电话铃还是在响，他生气地拿起话筒）

（唱）喂喂喂！你是谁？真是乱弹琴！

哦？你……你是秦小屏？

〔马上装腔作势地……

什么？什么？你在城关汽车站？！

找尤局长？好，好！我马上就去喊可风。

〔放下话筒，转了一圈，拿起话筒改变成另一种腔调，柔和地……

（唱）喂！我是可风，你是小屏？

哎呀呀，我一听就知是你的说话声。

你一路风尘太辛苦，

我马上骑车把你迎。

什么？你要自己找上门？

好好，我在家里恭候，热烈欢迎！

（白）乖乖，冷不防，吓断肠。幸亏我随机应变，不然……（忙乱地整理室内，喜形于色）哈哈……箱子里有借来的衣料，书架上有偷来的经典，专等美人上钩。但愿这一回一帆风顺！啊！太美啦，太妙啦！……

〔急入室内整理……。

〔秦小屏——自比“玫瑰”，顾影自怜，这大约是某些姑娘的共同特点吧！她挎着精致的皮包——上。

秦小屏 （唱）乘春风坐班车离了桃花岭，
一路上山欢水笑送我进县城。
每月进城两三趟，
今日进城大不同。
十天前农机厂里找小彭，

谁知道半路上杀出个尤可风。
俺想甩他甩不掉，
他两只眼就象煞魂铃！
他没话找话不时把眼神送，
也不知为了啥，俺一见倾心就有了感情。
公园内拉了半天呱，
爱恋之情油然而生。
到晌午俺们俩馆子吃顿饭，
他花了一十三块还挂零。
他还说只要我自己愿调动，
来城里他打一声招呼就办成。
尤局长有权有钱又有势，
各方面都比小彭有威风。
我当即写信寄到农机厂，
和小彭一刀两断各西东。
三天后接到可风一封信，
回信时我暗许终身寄深情。
细思想还是心不定，
我怕他朝秦暮楚又变更。
亲自登门来试探，
但愿得今日里就登记佳偶天成！

（白）工业局到了！（寻找目标）

〔尤可风由内间走出，来到窗前。〕

秦小屏 （惊喜地自白）尤局长在等我哪！

〔尤可风也发现秦小屏，故意地躲于门后。秦小屏推门进屋。尤

可风乘秦小屏不备，以手捂住秦小屏的眼睛。

尤可风 (故作地)你猜我是谁?

秦小屏 (娇嗔地)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

尤可风 小屏, 坐!

秦小屏 尤局长, 坐!

尤可风 (同时地)坐! ……(同时挨肩而坐)

尤可风 (忽地站起)差点儿忘了, (端脸盆)小屏, 洗洗脸!

[秦小屏洗脸, 稍事梳妆。

尤可风 小屏! ——

(唱)咱们在公园分手已十天整,

十天长似十个秋冬。

我还以为手表走得慢,

差点儿打开拨时针。

[尤可风见秦小屏梳洗已毕, 递茶。

尤可风 小屏, 专为你泡的特级茉莉花茶!

秦小屏 (喝了一口)尤局长! ——

(唱)我的回信? ——

尤可风 (唱)已收到,

秦小屏 (唱)献上的玫瑰——

尤可风 (唱)香味浓!

见玫瑰似见亲人面,

见玫瑰好似见芳容!

秦小屏 尤局长, 你说得真好! 你可知道, 当我读过你那封充满激情, 充满着浪漫色彩的来信, 啊——(指胸口)我这里……

尤可风 就蠢蠢欲动!

秦小屏 (不悦地) 什么? !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怎么说我蠢蠢欲动?

尤可风 (惊住) 哦哦哦! ……这——

秦小屏 尤局长, 我不许你这么说——你大概是和我开玩笑吧?

尤可风 对对对! 是开玩笑, 是开玩笑! 嗨嗨……

秦小屏 你不能那么说, 懂吗? ……嗯, 你要改成情丝牵动!

尤可风 好, 好, 好! 就改成情丝牵动!

秦小屏 尤局长!

(唱) 那天晚接到你的信,

正是六点播新闻。

拆开信字字潇洒含风韵,

满篇的妙词丽语真动人。

尤可风 嗯, 嗯, 唉! ——

(唱) 她那里咬文嚼字我听不懂,

真好比对牛来弹琴。

秦小屏 (唱) 我双手捧着你的信,

(夹白) 我觉着那不是信!

尤可风 那是什么?

秦小屏 (唱) 那是你一颗火热的心。

读三遍, 读五遍,

字字句句传真情。

我以为你就是大诗人,

要不然你怎能写出如此好诗文?

尤可风 哎——

(唱) 我不过随心说味随手写,

秦小屏 (唱) 那时刻差点闹出大事情!

尤可风 啥事?

秦小屏 (唱) 想起你真正是了不起,

想呀看呀, 看呀想呀, 几乎忘记来播音。

忙乱中对话筒念起你的信! ——

尤可风 呵? 把我的求爱信当成新闻广播了?

秦小屏 (唱) 幸好是突然停电没把是非生!

尤可风 不! 要是不停电, 咱们的事可就成了特大新闻; 我, 也要成为新闻记者啦!

秦小屏 新闻记者? 凭你读过(指书架)这么多书, 有这样高的文学天才, 不但能当新闻记者, 就是当个大作家也绰绰有余!

尤可风 (顺水推舟地) 是, 我正朝那个目标奔哩, 你支持吗? 欢迎吗?

秦小屏 支持, 欢迎, 一百个支持, 一千个欢迎! 哎, 尤局长, 我走在路上, 想了个诗谜, 倒要请教请教你! (递诗稿) 你看!

尤可风 (不接, 往椅子上一坐) 你是播音员, 我看, 还不如你念得好听! 你念!

秦小屏 (拿诗稿念) 好! ——

“全身刺如针,

三月溢芳芬;

何须找媒证,

红颜迎来人!”

(白) 猜吧! (手举玫瑰花) 猜吧!

尤可风 嗯, ……这还不好猜嘛!